

篇章结构及教学

朱 星 著



语文自学丛书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篇章结构及教学

朱 星 著

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张文涛

封面设计：王占国

篇章结构及教学

朱 星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兰州第一新村51号）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,625 字数73,000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13,800

书号7096·179 定价0.30元

出版说明

为了帮助中学语文教师进行教学和解决教学中的疑难问题，帮助广大读者自学语文，为语文研究工作者提供资料，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丛书。

这套丛书的内容，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音韵、文学、训诂、词汇、语法、修辞、逻辑、篇章等各个方面的基础知识，以及语文其他方面的知识和一些语文教学的问题；偏重在古代汉语方面。这套丛书一本讲一个或一个方面的问题，力求达到“精要、好懂、有用”。每本的体例和分量不尽相同，视内容而定。我们约请语文方面的专家、学者和有教学经验的大、中学校教师为这套丛书撰著。

衷心欢迎专家、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编者

前 言

篇章结构应当在语言学中独立一个部门来讲；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很重要。一般语文教师很重视对篇章结构的分析，都积累了一些经验。我现在把它分为十章写成这个小册子，其中第五章是把全部《毛泽东选集》文章的篇章结构加以全面分析；第八章是把一篇较长的文章，从结构、逻辑、语法、修辞四个方面作综合的分析。过去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工作。如果细看一遍，将会对文章的语言分析能力的提高有些帮助。若有错误或不足处，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第一章	篇章结构的含意及其重要性·····	(1)
第二章	篇章结构的科学性质·····	(3)
第三章	篇章结构的历史发展·····	(6)
第四章	对过去篇章结构研究的批判·····	(10)
第五章	全面的篇章结构的分类分析·····	(15)
第六章	篇章结构的类别名称·····	(26)
第七章	篇章结构的原则·····	(35)
第八章	综合的篇章结构的分析·····	(37)
第九章	诗歌、戏剧、小说等结构分析·····	(80)
第十章	篇章结构教学法·····	(92)
附 录	古今几篇难分析的篇章结构·····	(96)

第一章 篇章结构的含意及其重要性

“结构”是一个通名，有建筑结构、人体结构等等。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也是有结构的，有词语结构、句子结构和篇章结构。篇章结构一般指散文的结构，也包括韵文的结构。

“篇”是竹片或册。上古诗文刻写在竹简木札上，成篇就编串一册。“章”是“音十”。“音”指音乐，“十”是最后一个数字。音乐分若干节，“音十”指一首音乐的终了，即其全部，就是说一首音乐谓之一章。所以“章”最初是专用于音乐的，以后泛用到诗文上。到汉代就习用了“篇”和“章”。如《今文尚书二十八篇》《周易章句》等，成了章句学，研究分章分句来训诂古书。到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才有“章句篇”，对章句作了初步的分析。他说：“夫人之立言，因字而生句，积句而成章，积章而成篇。篇之彪炳，章无疵也；章之明靡，句无玷也；句之清英，字不妄也……。”他把字（实指“词”）、句、章、篇四部分作有机的联系，这是好的。但他把次序颠倒了。应当从篇到章（章即段节），章到句，句到词。也就是先定全篇的主题中心思想，然后考虑分几段，每一段的段意确定了，再考虑用多少句，用什么形式的句来表达。在每一句中又考虑用哪些词。这是内容决定形式，由全面包括局部。主题中心思想错了，全篇也作废了。某段段意拧了，全

段的句词也废了。这是根本的。当然也有反作用，那就是刘勰说的一个词用错了会影响全句，一句写错了会影响全段，一段写坏了会影响全篇。但这只是影响而决不会把全句、全段、全篇都作废了。于此可知篇章结构的重要性。因此，只讲求语法或只讲求词义而不注意篇章结构，那是错误的。篇章结构是语文结构的主要部分，句、词结构是语文结构的基本部分。

古时一般的文章篇幅小，所以章下就是句，章是段。后来思维发展发达了，文章的结构扩大了，篇幅扩大了，因此篇、章、句、词这个四分法不够用了，于是章不再是段，而是统率了段。后来又不够用了，章下又加了节，节下才是段。节其实是小章。而段下又加了条或项。后来段下又添了小段，小段下还有条项。有的文章明标第一章第一节（段很少明标第一段）第一项。不明标章的，在分析时可分“部分”，如全文分三部分，第一部分包括三段。……据黎锦熙、刘世儒《汉语语法教材》第三编，在句以上还有句群（又称句组），即虽分各句，但意较密接，所以合为一个句群。段以上又有段群（段组），即若干段较密接，所以合为一个段群。一般包括若干自然段为一个逻辑段的，实即段群，这是更细的分析了。

第二章 篇章结构的科学性质

篇章结构究竟属于哪一门科学？过去不明确，一般在文章作法中讲，有的在文体论中讲。其实应当在语言学中讲，应当在语言学中另辟一个部门，叫“篇章学”，与词汇学、语法学并立。词汇学讲词，它的研究对象是词汇的形、音、义规律。语法学讲句，它的研究对象是句子的结构规律。篇章学是讲句子的扩大为句群，为段，为节、章、篇，它的研究对象是篇章结构的规律，可称“篇章法”（旧时分开说篇法、章法，其实应当合起来说篇章法）。

它又可在逻辑学中讲，最好说它主要属于语言学。但逻辑学是它的亲属科学，它把若干的句子在某一段意下组织成为一段，把若干段在某一主题中心思想下组织在一起成为一篇，这全是依靠逻辑思维。但逻辑学只管概念、判断、推理，概念表现为词，判断表现为句，推理表现为段章，不管篇章结构、首尾起讫等。因此，又不能归属于逻辑学。这等于逻辑学也讲词的概念，但不能取消词汇学，而把它归属于逻辑学。其实语法学也不能与逻辑学完全断绝关系，虽然二者的研究对象完全不同。语法是民族形式的，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语法。但逻辑思维规律是人类共同的，不可能每个民族各有自己一套逻辑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语言虽不同而可以通过翻译来交流思想，这因为逻辑思维是相同的。因此，语言的通不通在语法正确与否外，还有逻辑思维是否正确。如“我书读”，这

在汉语来说是语法不正确。按汉语语法宾语名词“书”当在他动词“读”后面。但“我读纸”也正是名词宾语在他动词后，这行不行呢？你一定还说不通。但这却不是犯了语法的错误，而是犯了逻辑的错误。逻辑就要管到词的概念的相互关系，判断主语和谓语的内容思维关系。由于只能读书、读报而不能读纸，因此，“我读纸”这句话不通，并不是语法不通，而是逻辑不通。又如某人作文，题目是“论计划生育”，却在文中有一段论新婚姻法之产生，又有一段写无子女的苦恼，尽管语法很通，但在逻辑上要被一笔勾掉。因为前一段与主题无关，后一段与主题矛盾，都不合逻辑。如果有人反对提倡计划生育，大讲其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宣传孔孟思想，这又是封建思想，是思想问题不是逻辑思维问题。“思维”与“思想”不同。思维没有阶级性，思维是大脑反映客观存在的一种自然的组织能力，人类都有。而思想有强烈的阶级性。不同阶级的人对客观社会就有不同的看法，这是思想。反动阶级反动派写的反动文章，不能说它辑逻辑不通，也不是语法不通，而是思想反动不正确。因此，语法是民族的，逻辑思维是全人类的，政治思想是社会阶级的，三者性质不同。但搅在一起，又互相依存。语言与思维不可分，表达思维必通过某一语言，又必然表现为某种思想。某一种语言必然具有某一民族形式：语法、语音以及词语等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语言学方面盛行一种结构主义，主要是句子语法结构。但结构主义者错误地强调研究各民族不同的语法的形式结构，而轻视作为基础的各民族相同的逻辑思维或意义。因此也不重视篇章结构的研究。篇章结构以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为基础，也有一些各民族不同的逻辑思维

的表现形式，语法则有更多不同的表现形式。结构主义更大的错误是以为语法的形式结构是出于先天先验的，这是唯心论。结构主义者不知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正是客观事物的必然反映。而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形式结构，也是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客观环境而造成了不同思维方法所致，并不是什么先天先验的。

以上所说，无非要求今天给篇章结构在科学分类中明确其性质地位，引起我们对它重视起来，不再当作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，只在文章作法、文体论中寄居着，以为可有可无，无足轻重。

第三章 篇章结构的历史发展

殷墟甲骨卜辞是传下的历史上最早的文字记录，这都是奴隶主占卜时记下的卜辞，刻在龟甲牛羊骨上，又称甲骨文。虽然绝大多数是很短，只几句，不能再分章分段，但也有极少数是字数较多的，分为：命辞、占辞、验辞三段。如殷帝武丁卜问晴雨一片卜辞：

庚子卜，争贞：羽辛丑𠂔？（命辞）贞：羽辛丑不其𠂔？王固曰：

今夕其雨？羽辛丑𠂔？（占辞）之夕允雨，辛丑𠂔。
（验辞）

（命辞、占辞、验辞是我加的。贞即卜问，固即占。“𠂔”即“晴”。“羽”即“翌”，指明目。“争”是人名。“之夕允雨”即“此夕真下雨了”。）

西周铜器铭辞，简称金文，是西周奴隶主把国家大事刻在铜器钟鼎彝簋上的文字。这是仅次于殷甲骨卜辞的我国最古的文字记录，篇幅扩大了。甲骨卜辞最长的没有超过五十字的。西周铜器铭文，多数在五六十以上，一二百字的很多，最长的毛公鼎竟达九百多个字。它的结构一般分三段：一记年月日与作器原因，也有不记年月日而用“某某曰”直起的；二用“曰”字引入正文；三以“世世子孙永以为宝”或“子子孙孙永宝用”等句作结尾。卜辞是奴隶主手下的卜巫所记，铜器铭文是奴隶主手下的史官所记：这些人都是较

有文化的。所记的文字还是很简朴，但已有结构分段，且已有一种固定格式。

一到东周春秋战国，由于奴隶制趋于崩溃，封建制开始，铜器让位给铁器，农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，必然推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，社会由分散趋于集中。由周初千有余国（大小奴隶主）而合并为春秋的一百多国，再合并为战国的十二国、七大国，到秦始皇而统一全国，建立了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统一大帝国。在这一段社会大变乱的时期，各方面（文化是其中一个方面）起了极大的变化。由于诸子百家的私人自由讲学和著书立说，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开出了灿烂的花朵。在篇章结构方面为了适应内容的需要自然也起了变化。可以说由殷商西周的自然朴素的结构、小型的结构、呆板的结构、混合的结构发展为精心结撰的大型的、变化多端的章节分明的结构。如《诗经·国风》在整齐的分章中却有巧妙的变化。至于散文如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孟子》比《论语》的语录体大进了一步，已成了正式的议论文，显出一种堂堂之阵整整之旗的局面。而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第一段，“今王鼓乐于此……”用了两扇开阖、正反排比的章法，据说明清人的八股文就是取法于此。《韩非子》一书的结构更加谨严，不再有直起直落、一事一段、分散成文的痕迹，而是首尾伏应，章节分连、源流推衍、构成了一篇大文章或一本书。如它的《内储说上》，论七术，分全文为总论，再按七术为七段加以证说，这是“经”，接着再分七段为前七段证说作注解，正是“纲、目、注”三部分，也就是论点、论据、论证三部分。而且分七段时明标出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等数字，是前所未见的，确是创举。这

既是精心结构的，又是大型的，又是章节分清的。至于变化多端的较突出的《庄子》，它比《墨子》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的文章更活泼多变化。在历史散文中如《左传》《国策》文章的结构，也很有变化。

到了汉代，由于封建制比较稳定，思想上是儒家为主，而排黜百家，在文学上是提倡虚伪的歌功颂德，以讽喻装样子的赋体，章法结构就形成呆板。另有一种公用文书，在《尚书》中还没有形成死格式，发展到汉，如《史记·三王世家》中，丞相青翟、御史张汤上书就有引叙“大司马霍去病上书言”，再引叙“制曰……”，这正是后世公程式重迭引叙一法。汉末蔡邕著《独断》一书，详记汉代表、章、奏、议的程式。这当然有它的作用，便于写和看，但把篇章结构搞成了死程式，确是一种文字的桎梏。在诗歌方面，汉代有四言诗，较呆板，汉末新兴的五言诗，结构长短还很自由。到齐梁时代大讲声律，就酝酿而产生了唐代的律体诗（律诗、绝句），把过去较自由的诗称古诗。诗到唐代发展到极盛的地步，但把音节较美的（包平仄律用平声韵，以及上四下三或二二三的节奏等）某几种五言句七言句的小诗（限定八句四句，好似西洋的十四行诗）定型了，而且律诗还限用四个对句，还要讲起、承、转、结、且定为律令（唐考试时限做律诗），逐步就走到反面去了。后来发展为词，用长短句，又有长短各种调：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任意选用，但不能不受曲调的束缚。元曲也是这样。而元杂剧、明传奇都有一套程式作法。还有章回小说，每章题目用对句，结尾正是紧要处，“且听下回分解”，这就是程式束缚。到明代产生了一种死公式的文章——八股文，那更是封建统治王朝故意束

缚窒息人民自由思想，麻醉腐蚀人民反抗意识的一种文化毒药。它限定作文章必须按照死公式：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等部分，后面的四段都须象两股似的用比偶句，所以称八股，又称八比。后四段是议论的主要部分。题目既是限于四书，议论时更要代圣人立言，即完全摹仿着孔孟口气，不准自己发新议论。这种死文章为害不浅，今天我们还须继续批判肃清它在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余毒。毛泽东同志《反对党八股》一文教我们对老八股、洋八股、新八股、党八股都要反对。鲁迅先生在《伪自由书·透底》一文中指出：“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”（详可参看《毛泽东选集》《反对党八股》及注二和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注三十八）。八股文的束缚比骈体文还厉害。骈体文只是一种文体，造句必须两两相对，但在篇章结构上不加限制规定，题目比较广泛。因此，从篇章学的角度看八股文是历史上最死板最愚笨的死公式。

我们概括地叙述了历代文学在篇章结构上的发展史，可以看出它的发展规律正是由自然朴素到精心结构，由小型到大型，由混合不分到章节分清，又由呆板定型到变化自由。到五四运动后，这种趋势更加发展，把老文言、老八股彻底打倒，旧诗近体诗（律诗、绝句）的束缚也摆脱了，代之以新诗白话诗。杂剧、传奇、昆曲的一套也废弃了，代之以新剧、话剧。至于章回小说也是一种束缚人的形式，也被新小说代替了。而散文论文的篇章结构也是全以内容的需要毫无成规公式的束缚，呈现了一种全新的面貌。而《毛泽东选集》在篇章结构方面是最好的范例。

第四章 对过去篇章结构研究的批判

我国过去讨论文辞的较多，研究篇章结构的较少，一般都说魏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是我国最早的文论。但其中只分析各体作法和文以气为主，并未谈到篇章结构。到晋陆机《文赋》、虞挚《文章流别》也都偏于文体，未谈篇章结构。一直到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才有《章句》《熔裁》二篇，正式讨论篇章结构。现分析于下：

1. 他首先揭出篇章的关系与重要性。

夫人之立言，因字而生句，积句而成章，积章而成篇。篇之彪炳，章无疵也；章之明靡，句无玷也；句之清英，字不妄也；振本而末从，知一而万毕矣。

按这段基本上还能分析出一些事实。这里说的字就是词，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。由若干词构成句，若干句构成章。章本是诗歌中的用语，搬用到散文中就是节段（在结构更大的一部书中，章节段就不是同义词，而分出大小。一部书上分上篇、中篇、下篇，篇中再分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，……章中再分第一节、第二节，……节中再分若干段）。它们互相影响，词影响句，句影响章，章影响篇。但又须说明影响句的词必是主要的、关键的词，影响章的句是主要的、关键的句。因为一般的文章中可以存在一些可有可

无并无错误的词或句，不可能那么精纯，不可能篇篇不能增减一字。当然疵章、玷句、妄字是不容许的。

2.其次，他指出篇章大小长短要按情理而变化，没有定准。

夫裁文匠笔，篇有大小；离章合句，调有缓急；随变适会，莫见定准。句司数字，待相接以为用；章总一义，须意穷而成体。其控引情理，送迎际会，譬舞容回环，而有缀兆之位；歌声靡曼，而有抗坠之节也。……故能外文绮交，内义脉注，跗萼相衔，首尾一体。若辞失其朋，则羁旅而无友；事乖其次，则飘寓而不安。是以搜句忌于颠倒，裁章贵于顺序，斯固情趣之指归，文笔之同致也。

这段提出“随变适会，莫见定准”，并不是神秘主义不可知论，而是有所依据的，那就是内容。他提出的义、情理、内义都是指内容。而外文必须与内义一致，这就是内容形式统一论，而内容又是主体。这是正确的。他又提出控引、送迎、首尾、次（序）、顺序，都是关于篇章结构的手法与原则，是前人从没有触及到的。

3.他又提出作文要注意三准和熔裁。

情理设位，文采行乎其中。刚柔以立本，变通以趋时。立本有体，意或偏长；趋时无方，辞或繁杂。蹊要所司，职在熔裁，矚括情理，矫揉文采也。规范本体谓之熔，剪裁浮词谓之裁。裁则芜秽不生，熔则钢领昭畅，譬绳墨之审分，斧斤之斲削矣。……